

为每一次微笑驻足

张尊梅

一份珍贵的礼物

叶金福

在我的书柜里,珍藏着一枚“优秀士兵”奖章,这是我的学生小姜赠送给我的。

小姜是我从教的第一届学生。大学刚毕业时,我被分配到华埠镇中学任教,教三个班英语课兼任班主任。消息刚传开,几位老教师就善意提醒:“现在的孩子调皮,当班主任可得多上心。”青涩的我听了这话,心里难免有些打鼓。

开学第一天,一个瘦瘦小小的男孩就格外扎眼。他在教室里横冲直撞,把同学的书包撞得散落一地。我快步走过去,没有厉声呵斥,只是静静地站在他面前。他大概从没见过这样沉静的目光,低着头蹭回了座位。

上午报名结束,我把他叫到办公室。交谈中我才知道,小姜小学时因为成绩落后,加上父母忙于生计疏于管教,渐渐养成了散漫爱闹的性子,身边也总跟着几个同样调皮的伙伴。但聊着聊着,我发现这个被贴上“坏孩子”标签的男孩,眼神里藏着一丝渴望被认可的光。我认真地告诉他:“在我的班里,没有谁是被放弃的。只要你愿意改,老师和同学都会接纳你。”他用力点了点头,小声保证再也不欺负同学了。

接下来的三年,小姜虽然成绩一直不尽人意,但一直很努力。他不再惹是生非,上课会努力坐直身子听讲,值日时总是抢着干重活。我先后去他家家访了十多次,每次他的父母和姐姐都会感慨:“孩子上了初中,真是懂事多了。”

初中毕业后,小姜去了一所普通高中,我们渐渐断了联系。直到六七年后,一个寒假忽然听见门外有人喊“叶老师”。开门一看,一个身姿挺拔、穿着军装的小伙子站在门口,正是长高了不少的小姜。他说自己两年前参加了军,这次请假回来特来看我。说着,他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小盒子,双手递到我面前:“老师,这是我刚得的‘优秀士兵’奖章,没有您当年的鼓励,就没有今天的我。”

摩挲着这枚沉甸甸的奖章,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如今又过去了许多年,小姜应该早已退伍,在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稳步前行。这枚小小的奖章,承载着一段温暖的师生情谊,也时刻提醒着我:教育的真谛,在于用真心唤醒真心。只要我们善待每一个孩子,哪怕是曾经顽劣的幼苗,也终能长成参天大树。

平日里,我们总是步履匆匆,目光追着远方的目标,忽略了身边那些细碎而温柔的美好。

直到有一次不经意地放慢脚步,才发现人与人之间,那些转瞬即逝的微笑,如同暗夜里微弱的星光,如春日里悄悄开放的小花儿。短暂如昙花,却能吹散心底的焦躁,消解一身的疲惫。值得我们去驻足留意,去用心珍藏。

那日,热心的马大姐特意送我一朵好看的花。她叮嘱我,已经帮我放在电梯里,让我自行去取。我满心欢喜打开电梯,里面空荡荡,根本没有花的影子。我有些疑惑,不知道是被谁拿走了。

我在5号楼业主群里,询问有没有邻居看见这枝花。没过多久,一位同样爱花的小妹主动联系我。她还特意上门儿,先把那一朵原本属于我的花递到我手里。又转身拿来好几株自家养护的鲜花,一并赠于我。

她还加上我的微信,便于以后交流。她说都是爱花之人,有共同的爱好,就是好朋友。她还向我解释说,当时看见电梯里孤零零放着一枝花,还以为是别人丢弃不要的,感到丢掉可惜,才顺手拿回了家。

她说话语气真诚,脸上带着浅浅的微笑。那一刻,所有的失落和疑虑瞬间烟消云散,心里充满温暖。

有一次,一个骑着童车的孩童不小心撞到一棵树,从车上跌下来,刚想哭泣,我

蹲下身抱起她,又重新放到童车上。她抬起头,看见我注视的目光,没有丝毫的怯意,反而立刻咧开小嘴儿,露出没长齐的牙齿,笑得眉眼弯弯。

那笑容里是孩童独有的天真烂漫,没有算计,没有伪装,纯粹得像山间清泉,像春天初绽的小花朵。看见小宝宝懵懂天真的一笑,所有生活的压力,琐碎的烦恼都会被这纯真的笑意轻轻化解。

小区里遇见散步的长者,彼此点头致意,老人脸上缓缓绽开慈祥笑意。那一笑里藏着半生风雨,带着饱经风霜后的从容与淡然。舒展的皱纹里都是平和宽厚,那笑容不热烈,不张扬,像午后的阳光温和而有力量,诉说着岁月的静好和安稳。

世间最动人的美好,并不是多么盛大的光景。一朵花可以拉近陌生的距离,一次举手之劳的行动就换来最纯粹的笑脸,一个点头就是相互温柔的呼应。善意从来都是相互的,你给人一点温柔,世间便会回你几分暖意。

这些画面是那么寻常,这些微笑是那么短暂,而这些都是人间最珍贵的一份暖意。

往后,我愿意放慢脚步,用心感受这平凡日常里最朴实的烟火,静静体味这点点滴滴的温情。因为每一次微笑,都是生活赠予我们的小小礼物,提醒我们:幸福不在远方,就在驻足的那一刻。

父亲与鹦鹉

杨力

印象里,我家老父亲比较沉默寡言。平素除了看书看电视,很少说话。我一直觉得,他是个没意思的人。

但是在鹦鹉面前,他又像换了一个人。鹦鹉是他在路边捡的。那天下雨,一只灰扑扑的鹦鹉蹲在小区花坛边瑟瑟发抖。父亲脱下外套把它兜回去,又到花鸟市场买了笼子、鸟粮,还上网查怎么养。鹦鹉慢慢养好了,灰扑扑的羽毛换成了漂亮的虎皮色。因为嘴有点歪,父亲叫它“老歪”。

每天一早,父亲准时起来给“老歪”换水、加食、清理笼子。渐渐地,父亲开始跟“老歪”说话了。

我印象里可以一整天不开口的男人,每天早上蹲在鸟笼前,用我从没听过的温柔语气说:“‘老歪’,今天心情好不好?”“来,叫爸爸。”“老歪”当然不会说话,只会“叽叽”叫两声,但父亲乐此不疲。半年时间过去,“老歪”只会“你好”“老歪”“吃饭了”三个词。每次歪着脑袋蹦出这几个词,父亲都会笑得像个孩子,眼睛眯成一条缝,脸上的皱纹全挤在一起。

后来有一次,我求职失败了,心情很

差,回家摔门进房间。过了一会儿,我听见父亲的声音从客厅传来,不是跟我说的,是在跟“老歪”说。他说:“‘老歪’啊,你说这孩子怎么就不明白呢?没学到职又不是天塌了,改日去试呗。”

我站在门后,眼睛忽然就潮了。

那只“没用”的鹦鹉,代替我陪了他那么多沉默的早晨。那些他不跟我说的话,都跟“老歪”说了。那些我嫌弃他唠叨的叮嘱,他都转移给了一只鸟。他不是不会温柔,他只是找不到合适的方式对我温柔。

前不久我给“老歪”买了一面小镜子,因为听说鹦鹉喜欢照镜子。父亲却说:“买这干啥,它又不会照。”可第二天早上,我发现他把镜子挂在笼子最显眼的位置,“老歪”正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歪着脑袋,嘴里咕咕啾啾的。

父亲站在旁边,眼睛又眯成了一条缝。

我想,我终于有点理解父亲了,因为每个人生活方式表达方式不同。而父亲的“无用”爱好从来不是养鹦鹉,他是用他笨拙的方式,在这个家里练习如何去爱。